



寻常的黑漆大门,不显眼的红砖院墙……在肃宁县北答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,赵强和爱人武津相几十年如一日,做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件“大事”——

## “鑿活”故事

本报记者 董芳辰 本报通讯员 杨进涛 陈志丹 摄影报道

“嗒嗒嗒……”肃宁县素镇北答村的一座农家小院里,长年累月传出敲击声。

一把锤子,从赵强的祖上传给赵强的爷爷,又从赵强的爷爷传给赵强的父亲,现在是赵强接过了这把小锤儿。

世代相传,以此谋生,他们把这种活计叫“鑿铜”。

### 世代相传

这“嗒嗒嗒”的声音,是铁锤敲击在金属上发出的。

在赵强的农家小院里,一年四季,他和妻子都在拿着小锤儿聚精会神地敲打每一件铜塑作品。

武津是赵强的妻子,自过门的第二天就跟着他干起了铜塑鑿刻。

“这门手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。从我有记忆起,时常看着爷爷在捶捶打打,我也在一旁有样学样。”赵强说,以前,祖辈靠铜塑鑿刻手艺给皇宫制造铜塑制品养家糊口,现在,他也依靠着这门手艺支撑一个家。

赵强真正接触铜塑鑿刻是在17岁那年,初中毕业的他,出于喜欢,跟着父亲当起了学徒工。

刚当学徒工的时候,赵强吃了不少苦,挨了不少骂。

一开始,父亲只让他做一些最简单的活儿,绘图、选料、下料,搬搬抬抬,却不让他碰铜塑。

白天,赵强干粗活当学徒,晚上他还要练习绘画,画了撕,撕了画,如此反复。

整整过了6年的时间,赵强才真正开始做他人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铜塑作品。

一片叶子,一朵花,一个眼神,一片羽毛,每一下敲打都不是随随便便。

赵强做坏的铜塑,老父亲就会进行修补。每次修补的时候,也是赵强最难熬的时候。

“每次看父亲补救,就是我挨数落的时候,父亲嫌我做的活没有灵气、呆板,那个时候我也不服气。”赵强说。

直到看父亲坐在那一锤一锤补救完,他才口服心服。

没有古代青铜艺术品的文化底蕴,他就开始翻阅古籍,发奋学习;技术不精,他就没日没夜地练习,一刀一锤,直到工具在他手里完全听话,游刃有余。

为此,他的手破了、裂了,磨起了一层老茧。

### 珍贵的胶泥

铜在古代被称为“吉金”,由铜制成的工艺品有很强的工艺性,很受欢迎。

鑿铜就是利用铜的延展性进行锻敲鑿刻,使铜塑成为一件工艺品。

选料、备料、构图、塑型、模具、粘固、鑿刻、打磨……经过十几道工序,一件精美的铜塑鑿刻



赵强(左)和父亲正在研究铜塑工艺品

工艺品才能诞生。

在精美的工艺品诞生前,赵强还需要一种比较稀有的材料——胶泥。

“现在的胶泥可不好找,不是随便在地里就能挖上一筐,有的时候也需要运气。”赵强说。

把图纸变为实物,需要先用胶泥塑型,胶泥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铜塑质量的高低。

“我需要的胶泥必须纯净、不含杂质,这样捏出型来,才不会干裂、塌落。”赵强说。

每次出去找胶泥,赵强一走就得一上午,找到一片空地,要深挖10多米,才有可能找到。有的时候,并不一定这么幸运。

有一次,一位客户订了两个3米来高的铜狮子。这可把赵强愁坏了,整整找了3天,赵强才凑够做模型用的胶泥。

“不过,好在这胶泥能够循环利用,每次用完了之后,我会用锤子砸烂、捣碎,弄成粉末装在一边,等再用的时候,掺水和泥,二次利用。”赵强说。

### 千锤万鑿

传统的鑿刻工艺操作过程复杂,技术难度大。它要求制作者既要会绘画、雕塑的基础,又要掌握钳工、锻工、钣金、铸造、焊接等多种技术。

铜塑鑿刻中,最关键的步骤就是“鑿活”。

鑿刻时,必须将加工对象固定于胶板上,才能进行操作。

胶板就是用松香、大白粉和植物油,按一定比例配制后敷在



赵强的妻子武津相聚精会神地鑿刻着铜塑作品

木板上,使用时将胶烤软,由此得名。铜银等工件过火后粘附在胶板上,冷却后就可以进行鑿刻,取下时只需加热便能脱离。

记者采访的时候,恰逢赵强正在鑿刻一个麒麟。一个高约20公分、宽约6公分的麒麟,在赵强的手中已经成型。

一片鳞片,一个眼神,嘴角的弧线,头顶的毛发,都做得一丝不苟。

一个小小的麒麟身上有大约百余片鳞片,整个鑿刻的过程中,眼睛必须要死死地盯住,手要牢牢握住鑿子,不得有一丝马

虎,如果鑿坏一片,轻则需要补救,重则废弃。

鑿刻时间长了,有时候,赵强一抬眼,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流。

就这样一个不大的工艺品麒麟,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,需要坐在那里鑿刻上十天半个月。

现在,赵强的一件普通铜塑鑿刻作品,在国外能卖到10多万元。

“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机器做出来的铜塑,虽然看上去和传统工艺差别不大,但经不起细琢磨,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穿。”赵

强说。

像赵强这样的手艺人,一年不停歇地敲敲打打,最多也就能做出几十件铜塑。

### 自制上百种鑿子

走进赵强的手工作坊,除了那些亮光光的鑿刻工艺品,最显眼的就是那一排排工具。

“鑿活”是核心工艺,而“鑿活”时使用的工具是各式各样成套的鑿子。

这些鑿子都是赵强用工具钢或弹簧钢打制的。钢料过火后先锤打成长约10厘米、中间粗两头细的枣核形坯子。之后将其前端锤打、磋磨出所需要的形状,再经淬火处理,并在油石上反复打磨、调试,使之合用。

“最常用的鑿子有大小不一的勾鑿、直口鑿、双线鑿、发丝鑿、半圆鑿、方踩鑿、半圆踩鑿、鱼鳞鑿、鱼眼鑿、豆粒鑿、沙地鑿、尖鑿、脱鑿、抢鑿……”赵强一口气说出了十几种。

赵强靠着自己的摸索,制出了100多件鑿刻工具。

每一把鑿子,赵强都能摸准它的“脾气”。一双关节粗大的手拿着鑿子,每一次敲打,都凝结着一分功力。

赵强的手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伤口,有些地方已经落下了疤痕。

每天他一手拿锤,一手拿着鑿子,在一件件铜塑上万次地敲打。

麒麟、狮子、十二生肖、童子骑牛、鸳鸯、花瓶……一件件鑿铜工艺品从这个小院走出去,走出沧州,走出国门。

### 渴望有人接棒

铜塑鑿刻艺术是我国古代技艺,在国外也备受青睐,用这种技艺制作的工艺品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。

赵强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,而真正能够将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延续下去的人,却少之又少。

前不久,南方的一位客户定制了两个镀金铜塑鑿刻的首饰盒,上面的图案精致,五面花纹复杂,藤叶枝蔓相互交错,夫妻二人花了半个多月才做好。

跟记者聊天的时候,赵强总是时不时地揉眼睛,他的双目发红还泛着泪光——他的眼睛不太好,这是长期鑿刻带来的。他的妻子也同样是视力越来越模糊。

“平日里,我们最忙的时候作坊里也就十来个人,现在只剩我们夫妻二人了。”赵强无奈地说,铜塑鑿刻工艺枯燥、沉闷,经常一坐就是一天,现在的年轻人,很少有喜欢这一行的。

“希望这古老的技艺不要在我们手里失传。”这是赵强最大的心愿。